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李存默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四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燕於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孔疏

廣言諸事遂至於禮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女音汝後同語魚據反下同徧音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居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也　孔氏穎達曰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汝等恆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　方氏慤曰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陳氏澔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

不中節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中竹仲反下同給音急又其劫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孔疏子貢問禮辨而不謙夫子因感喻之　案先問不可謂給恐是因子貢能言故以喻也　孔氏穎達曰言不中禮則於事為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捷給之

人貌為恭敬似慈愛寛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亂真慈仁也　方氏慤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徳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為越序也　馬氏睎孟曰恭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也

陳氏澔曰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唯足恭便佞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悦人貌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

案恭主容敬主事心主於事則或疎於禮故謂之野勇亦在任事上見勇往直前不顧尊長故謂之逆所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也再記子曰語已絶而復言也後放此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孔疏師於事敏疾商於事遲鈍　案朱子論語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不止敏鈍不同而已　衆人之母言子産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産嘗以其乘輿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孔疏約孟子文　孔氏穎達曰此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

愛而不能教　周氏諝曰子張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　吳氏澄曰卜商不在坐而並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毋道有餘父道不足師商兩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並言之

案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文特詳疑脫簡在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乎禮惟有禮也　馬氏晞孟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　吳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案人皆受中於天而所稟有過不及惟禮為天理之節文以禮制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斯皆

可以至於中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説禮之事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餘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穎達曰子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語

辭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　馬氏晞孟曰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所以待賔客者盡矣

應氏鏞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舉

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劉氏彝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吳氏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　姚氏舜牧曰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為仁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孔疏明此鬼神是人之鬼神非易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孔氏穎達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

案此惡字只就過不及說領惡全好緊承中字言之

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程子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舉天地人鬼之交接總一吾仁之周流痿痺之患無有矣鄭

孔訓仁作存其說近鑿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長竹丈反後皆同量

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孔疏三者於己最近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以期喪廢昏故舉三者言之與此異也　方氏慤曰父子合尊卑兄弟合長幼夫婦合内外為三族　或曰三族即三黨凡言得者得遷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孔疏左傳云四升為豆注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孔疏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及獻所宜也孔疏周禮獸人春獻狼夏獻麋秋冬獻鹿豕

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孔疏辨說詩書禮樂不非事之義理體尊卑異而合同孔疏若長官與屬官尊卑異而共掌一事陸氏佃曰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孔氏穎達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族屬也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象謂灋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灋象

故易傳云以制器者尚其象節謂樂曲之節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萬事皆得其所宜合結用禮之功　方氏慤曰室有奥阼席有上下居處有禮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閨門有禮也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朝廷有禮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有禮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旅有禮也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

尚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宮室若曾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棁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大者為鼐弇者為鼒足竒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其器疏以達者象春高以粗者象夏廉以深者象秋閎以奄者

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為言者量為器之大鼎為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樂得其節也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者

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
政之類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
施灋於官府之類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
故能各有所得焉以禮加於身錯於前無所不用禮
故用皆得其宜也　馬氏晞孟曰郊社所以事天地
而義藏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其外因義以
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加於身而錯於前凡動無不

宜也　陳氏澔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案郊社嘗禘舉上最重者而申言之居處以下又舉上所未及而廣言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悵悵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

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直吏反下其治治國並同相息亮反㑣刱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

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　方氏慤曰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合經曰禮為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陸氏佃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　吳氏澄曰無禮則手足皆安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安聽安視故曰無所加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潓制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女音汝縣音玄闋苦穴反籥音藥中竹仲反下同還音旋齊本又作齋在細在私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縣興金作也孔疏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為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隣國君來入門即金奏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孔疏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為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夏籥文

舞也方氏慤曰夏籥夏禹之樂大夏也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孔疏主人示賓以恩情賓示主人以敬情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氏穎達曰大饗謂鄰國兩君相見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

之入門而金作覆釋前文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而已

方氏慤曰兩君相見其禮大若以饗禮養老與春饗孤子則小也象即詩所謂象舞武即詩所謂大武也大夏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容之出也猶歌以雍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示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

賔主以事相成也　吴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幷前之五者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賔一也次獻賔二也次樂賔三也終送賔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賔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賔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

管而迭舆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

通論方氏慤曰雍振鷺二詩本以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

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者此所以不同　陳氏祥道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為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存疑盧氏植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

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鄭氏康成曰象武武舞也　王氏肅曰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五還中矩六和鸞中采齊七客出以雍八徹以振羽九　孔氏穎達曰鄭以獻賓樂作一獻主君樂作二升歌三下管四其餘五事王與鄭同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為一事鄭不數夏籥皇義非也案周頌

維清奏象武也　又曰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陸氏佃曰九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熊氏云勺籥也籥是舞勺案前以仁言禮已渾舉其全此言禮猶有九將析言其義之所該不舉郊社禘嘗者前已言明乎其義治國如指掌所謂盡其誠信與其忠敬順以備者其義尤多可意會也大饗有四舉饗以例其餘言饗以仁

賔客則覩之固可知仁而析言其義則示情示德示
事又有其三鄭注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但大饗有四
又言大饗四節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是明以金
作示情升歌示德下管示事言矣初不云大饗分九
節也孔氏不達其意述盧說王說見盧全異王似可
附合遂言前四事鄭與王異後五事鄭與王同直誣
鄭矣夫中規中矩君子行步之常可分之以當大饗
之五節六節乎鄭注初無是說也陸因鄭而加悞分

夏與籥為二又增入肆夏以足之本經明云大饗有
四何嘗言大饗有九更何嘗言大饗之禮用樂有九
耶釋經而忘經益之繆矣　又案文王世子言下管
象舞大武此言下管象武文稍略耳非以象武為一
且謂大武不舞亦以管吹之也且象文舞武武舞不
可混稱武舞也玉藻言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
規折還中矩在車聞鸞和之聲此言行中規還中矩
和鸞中采齊互文見意耳至於揖讓升堂是兩君之

升升歌清廟是樂工之升初非謂兩君升堂時歌清廟行指賓出而奏肆夏送之客出既登車而和鸞中采齊也諸儒附會愈謬

總論應氏鏞曰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所以為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為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

不專以虛文為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音謬

正義鄭氏康成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孔疏明上從天

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

證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

孔氏穎達曰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内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内德淺薄則外禮空虚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别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　陳氏祥道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君子循禮

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　應氏鏞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為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陳氏澔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通論陸氏佃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寛若禮好色則禁怨誹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誹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穎達曰以前經大饗是諸侯禮樂之事故知此是申說前經

案此節是另起泛說不粘諸侯　又案禮歸於一仁

則禮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徹用詩樂行之是詩樂亦即理之節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為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不然不能詩則少温柔敦厚之情而於禮亦拘固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於禮亦朴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薄於德則自絶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為禮哉故曰於禮虛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為文章所為　孔氏穎達曰言能行禮全在乎人　馬氏睎孟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瀍也徒瀍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周氏諝曰文言也為行也　輔氏廣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其不達於禮　孔氏穎達曰子貢惟聞夔善樂不聞夔善禮故問夔窮於禮與

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穎達曰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為窮夔禮樂兼有但

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為古人與今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陸氏佃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耳

陳氏祥道曰觀夔教冑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案子貢因子言不能樂於禮素思能樂而不能禮則

亦非全人故以夔為問但窮與達正相反達者通之至窮者塞之至夔於禮未達容有之而疑其窮則不可況夔為古之人幷未必不達於禮不可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女音汝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

吴氏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

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泰長竹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之所治所以治也衆之所亂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瀘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孔疏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孔氏穎達曰力謂勉力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者自古以

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由此禮樂之塗而出也

方氏慤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不必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

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

興廢而已隅有奥則尊者所處而别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别於賓所謂室有奥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瀍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　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

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奧阼之處此以下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又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内以位序言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也孔疏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皆來為瑞應也

案服體者言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鄭孔符應之說非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矇音蒙）

正義鄭氏康成曰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　孔氏穎達曰經中自目巧以上論禮樂之事質文沿革隨事變改自目巧以下論尊卑上下萬代恒行　吳氏澄曰言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

去其蔽目之物然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一作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瀘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陳氏祥道曰子夏始問為民父母之道繼問三王參於天地之德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凱與愷同丘在反弟又作悌徒禮反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烖也　王氏肅曰五至五者相因自然而至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微知著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之福亦必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呂氏大臨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　葉氏夢得曰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弟則悅安而使民親之母道也　方氏慤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

以達外故曰行横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也　輔氏廣曰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為一體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應氏鏞曰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痾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

之幾微萌芽稍觸於吾身則吾已先知而知焉如此始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案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至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謂之無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微密之神横於天下正以滿其達之量也其稍有不序不和處便是敗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處非五至三無之外别有一種憂民之心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

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為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害則能憂恤極於下故哀亦至焉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君民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　又曰己欲恩

愛民亦欲恩愛己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己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己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己所欲與民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造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為其根而不亂　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閒自然欲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有

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為疲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為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阽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寧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為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見聽不可得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閒

案樂人之立者必憂人之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之未能徧後日之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

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為量矣哀即喪也不見不聞即下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　又案五至至字鄭訓至於民王訓相因自然而至陳氏澔訓極盛而無以加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

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讀基肴音又建讀棣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匐音服又蒲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呂氏大臨曰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欲通其倫類也其詩讀為基聲之誤也逮逮安和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呂氏大臨曰逮詩作棣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花萼光輝相逮　陳氏澔曰棣棣盛也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孔疏詩邶風栢舟篇仁人有威

可畏有儀可象民自效慮之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經之服孔疏詩邶風谷風篇　朱子曰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宏深而靜謐匍匐手足竝行急遽之狀陳氏澔曰手行為匍伏地為匐　呂氏大臨曰無聲者樂之道無體者禮之本無服者喪之理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　方氏慤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寬而致和所以為樂也然深而能

靜則為無聲焉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所以為禮也然不可選則為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為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為無服焉　輔氏廣曰夙夜基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吳氏澄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

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孔疏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基始命信宥寬也言文王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鄭意謀為政教民得寬和安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　孔氏穎達曰子夏疑其未盡故問之孔子告以何為其盡君子習之猶有五種起發也　方氏慤曰大言光

燁於外美言充實於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起言有加而無已　陸氏佃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　董氏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施並音異以豉反畜音旭許六反聞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孔甚也 孔疏釋言文 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 孔疏祭統云孝者畜也 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儆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從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是從微至著也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

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逺也初則内恕孔悲謂親族之内悲哀其䖏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逺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呂氏大臨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

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内恕孔悲則眂人之喪猶已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方氏慤曰氣志不違内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

身則人從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内恕孔悲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　馬氏晞孟曰氣志不違氣與志交養於中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從從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内恕孔悲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四國畜萬邦　陸氏佃曰不違德在我而已既從則有在彼者也　輔氏廣曰不違持其志無暴其氣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既從則養而無害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　孔氏穎達曰初言民不違君之氣志二云氣志既得言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

案無聲之樂先儒之說頗異夙夜基命宥密鄭謂夙夜謀為政教是以政教為君之命故氣志不違即以民不違君言之既得為君得於民既從為民從乎君也呂氏大臨謂不違者我與物不違方氏慤謂內無

所戾陸氏佃謂德在於我輔氏廣則直以持其志無暴其氣工夫言之似已但樂由中出則無聲之樂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故始即以基命言之葢必保合天命之太和而後氣志之間無所乖逆内無乖逆而後事物各得其理而後我之所順人亦順之而後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不過吾氣志之旣起樂之成原如是其静謐也若夫禮則自外作故始即以威儀言之遲遲和為貴也翼

翼禮節之也然制乎外者正所以養其中與樂不同為斯須不可去乎故中言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是其廣大也喪則一仁之周流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惟以己度人而見其孔悲目由此而四國而萬邦仁益廣也至是而內恕者不待勉強也德純則自如是已且施于孫子仁愈遠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為問而孔子遂歷以詩語之咏歎淫泆意味深長使人感發興起有不能自已者此之謂五

起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勞鄭讀去聲今如字覆敷救反齊鄭上讀躋下讀齋今上如字下讀躋子兮反假讀格祗諸夷反　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王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帝天帝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孔疏釋詁文九圍九州之界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於無私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　方氏慤曰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立乎中所謂參也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為言及其奉之以

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苟有私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　朱子曰商之先祖旣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使之為灋於九州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勞勞來

案孟子勞之來之　詩讀湯齊為湯

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式用也此詩云殷之先君爲政不違天命至于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于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　孔氏穎達曰湯降下賢士能速疾不遲假暇也湯以昭明寛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也　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于

得天付之悠悠也

案詩義則朱子與諸說盡矣但此引以証奉三無私則所謂帝命不違者天之無私也湯與天齊湯之奉天無私也蓋人有私則有違天無私故命於物者皆不違易所云物與无妄也人一有私即與天地不相似惟湯之無私與天齊一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似如此說乃切合言不遲又言遲遲者不遲克己之勇所以致其決遲遲達天之養所以俟其化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大王之德節論三無私之事並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霆音廷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

物聖人則之事事傚灋以為教故云無非教也神氣謂神妙之氣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灋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為教故云無非教也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呂氏大臨曰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猶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方氏

愨曰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　陳氏澔曰上文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　徐氏師曾曰天以氣運於上故氣一伸而物無不生氣一屈而物無不成天道

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地載神氣其始也承天而生其終也代天而成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

案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着市志反翰胡旦反徐音寒

正義鄭氏康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甫及申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周文武之德清謂清靜明

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其身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詩崧高篇美宣王之詩　張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呂氏大臨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　陳氏澔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卽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眹者如將興必有禎祥也　徐氏師曾曰此言文武無

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　朱子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

其兆必先此語却是竊疑有物訛為者欲其兆訛為有開

辨正孔氏頴達曰甫甫侯謂呂侯也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傳後箋詩乃得之故與禮注别也　邵氏囦曰耆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獨孔子閒居言之也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

案天地無私故清明在天地聖人無私故清明在聖人由是志氣之動亦如風霆之神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者欲甫祈至是而聖人開之物先應之如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先出雲者然引詩只以証天人相應之理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意而說者且謂宣王時生申伯亦文武積德所感不太迂乎

總論應氏鏞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為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閒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閒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為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式氏反大音泰正義鄭氏康成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三代以

其無私故令聞不已三代之所以王天下者必祖父
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
天子謂宣王此記則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
聞不休故云三代之德詩亦江漢篇弛本文作矢陳
也此云弛施也言大王弛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
豳而狄人侵之不忍鬬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而王
業起焉故云大王之德
通論孔氏穎達曰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

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惟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

崈明明正所謂清明在躬也又獨舉大王者以大王之不隕厥問尤可見文武之王必先其令聞處且以明三代之王以文德不以武功恐人疑湯武之得天下以征誅非無私也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可見禮樂之原一無私之德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居衛反又音厥

正義鄭氏康成曰承奉冡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姚氏舜牧曰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與循牆而懼意同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四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五

坊記第三十 坊音防徐扶訪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别録屬通論此篇凡三十九章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惟說一事或每事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無義例也 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

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譬坊防古字通用與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

孔氏穎達曰此節發端總明所坊之事此篇悉言

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一篇之總要也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辟如坊之礙水坊民者為民行仁義不足故也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　方氏慤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為坊也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或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　馬氏晞孟曰禮所以制中故

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　應氏鏞曰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於禮則入於刑然人之欲無窮非坊閑所能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説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

案此一篇之大指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

水不使有餘坊德是蓄其在内者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　又案命字鄭孔只以法令言然如應氏說亦周密故兩存之此君子是古先聖王制禮立教者不單是人君治民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口簟反亡讀無

正義鄭氏康成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慊恨不滿之貌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君禄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不言賤者從可知也　劉氏彝曰約謂愧

恥其不足愧恥之極斯為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踰違之極則為亂矣聖人差其度數定其等降上下既分民志一定而僭偪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禮之制也

存異陳氏澔曰伐氷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案鄭訓慊為恨少如陳説則為快足矣從鄭為正

案坊民之道有德有刑有命而此後惟言禮者生民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者亦

聖人所罕言則言禮而刑與命在其中矣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呼報反樂音洛據論語好樂好字衍文荼音徒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下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爲亂詩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

乘此兵賦之法也孔疏皇氏曰案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云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　案司馬法與周禮不同皇氏此說較鄭氏旁加一里之說為勝

成國之賦千乘孔疏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是一鄉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革車一乘十成為終十終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

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　案六鄉六遂田亦宜井謂采邑則井公邑則不井說恐未確　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孔疏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據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鄭駮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城五里子男城三里與此異也　子男之城方五里　孔疏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為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　百雉者所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疏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之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　孔氏

頴達曰此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詩大雅桑柔篇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舉其重也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　方氏慤曰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　葉氏夢得曰先王辨貴賤之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為主其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此也　陳氏澔曰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

直云為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説者據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易訟卦

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鄭注論語云伯氏騈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不與禮同也

案論語曰貧而樂此曰貧而好樂樂則自得好樂則荒好樂無荒詩所戒也一字之訛謬以千里石梁王氏之疑不為無見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別彼列反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朝位也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　葉氏夢得曰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有厚薄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功有小大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通論方氏慤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

門外以明其疑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　葉氏夢得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其顯也決言其成也别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别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犯君一節明章疑别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

案以下分兩大支一言辨上下一言别内外皆以夫禮句提起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息亮切盍音曷

正義鄭氏康成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

孔疏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

臣者天君孔疏言臣尊君如天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

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孔疏周禮云主友之讐是臣下自稱已大夫之君稱主不稱君若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稱君喪服傳為其君布帶繩屨是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左傳晋士匄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妻亦曰主魯語季孫問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是也

此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　方氏慤曰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

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况之

案家無二主妻統於夫庶統於適皆是尊無二上官有冢宰會有主盟師有元帥席有長賓皆是春秋之法諸侯請謚於王則以謚係爵如莫蔡桓侯不請謚於王則但從其臣子之辭若齊桓公晉文公不係爵見非王命也　又案越至昭公始見經定十四年允常卒句踐立敗殺吳闔廬于檇李允常卒不書未赴

也越通中國最晚勾踐之卒又在春秋後何緣得書越喪楚越並稱不考之失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孔疏謂非此先王先公子孫不有相承繼之勢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

僕右恒朝服孔疏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厭左狼裘是也君則各以時事

唯在軍同服孔疏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鞌之戰公羊傳云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馬氏晞孟曰王祭賓客有旅賁服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王服以維王太常其在軍陣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無與王同車者餘論陳氏澔曰不同車以遠害也簒弒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黄氏乾行曰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公薨於車則弒君於車不必同姓也羽父使賊弒隱公於寪氏則同姓

之弒不必在車也嗚呼人君鑒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案周道親親合之以食而弗殊親親也君不與同姓同車以防篡弒有是理乎若同姓能弒君於車豈異姓不能弒君於車乎人人而坊之直無同車者而可矣今不與同姓而與異姓以為示民不嫌何哉陳恒夏徵舒異姓也叔向曰國將亡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為此言者亡國敗家之言也傳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内親以在外為嫌已當春秋末造又荆楚蠻

方之所為非文武周公大封同姓意矣如又以同車為嫌是為君之同姓者在内亦嫌在外亦嫌也不抗剄之與盡逐而去之不止矣此可以為訓耶吾意春秋多猜暴之君如晉獻公之屬斬刈骨肉誅鋤斥逐之餘閒有存者亦視若芒刺而務疎之又嬴秦刻薄既得天下而子弟為匹夫懼其崩離觖望胡越起於輦下於是有同姓不同車之令凡此二端理或有之作書者不知裁擇且妄託為夫子之言謬之謬者也

黄氏之説未盡故引而伸之其曰謹於微自平允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正義 鄭氏康成曰亡無也食謂禄也在上曰浮禄勝已則近貪已勝禄則近廉 方氏慤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 熊氏安生曰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禄之厚薄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袵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衽而審反　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進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孔氏穎達曰詩小雅角弓篇引之證上每事須讓也　方氏慤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觴豆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故朝廷以

犯君言

存異陳氏澔曰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人之相怨各執一偏而不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

案古人謹禮於微皆所以豫遠不敬也受爵不讓則犯齒犯貴犯君矣此詩主不令兄弟言之朱子詩傳

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若晉之奚齊齊之荼皆至於已斯亡者也豈杯酒之謂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先後並去聲一二章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方氏慤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

高之皆謂是矣

案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已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音佩畜詩作勗號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偝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

告理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坊人偕死爵生之事利禄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宜俱得則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偕於死者也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者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内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詩邶風燕燕之篇　方氏慤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禄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録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

祿有列於朝之類是也以死者君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偝以亡者君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孔疏所引詩衛莊姜送歸妾也鄭與詩注不同者後得毛傳故也　孔氏穎達曰詩言歸妾戴嬀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　姚

氏舜牧曰畜養也謂思及先君畜養寡人以證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之意

案此詩有遠送于野之語則作戴媯大歸為是畜當依毛詩作勗　又案詩意謂戴媯以思先君勉莊姜非謂戴媯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疏未安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正義鄭氏康成曰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頒

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

人尚德不尚言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

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　孔氏穎達曰此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約謂

省約　方氏慤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

賢使能錫予之無所吝也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空

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

先言

案論定後官位定後禄虞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古帝王愼重爵禄如此又可賤予賤禄賤車亦記禮者過也註云貴有德尚有能而不吝於班禄賜車斯得之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

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板之篇引之證上酌民言之事　陸氏佃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我無為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　方氏慤曰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故曰犯　輔氏廣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古人惟

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巳故民尊

君如天盡敬事之誠

存疑孔氏穎達曰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怨

怒以犯於上若不仰君如天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

則禍亂之事起也

案此為人君自用者坊也酌民言不欺於民而信不

驕於民而讓也天天之也王心虛公協於克一即是

天道故民從而天之犯屬上亂屬下上犯則下亂孔

氏合犯與亂為一文義不順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體履作

正義方氏慤曰已不矜伐故民不爭且能無已故怨益亡　陳氏澔曰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存疑鄭氏康成曰爾汝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

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已彼過淺也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

正義鄭氏康成曰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案記不言君君所引武王成之詩則以稱君為稱人之證也

存疑陳氏澔曰詩文王有聲之篇謀度鎬京之居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遂以為正

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案讓之龜卜與記文稱人意不合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讀汝於乎音嗚呼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陳篇名在尚書今亡孔疏言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嘉善也猷道也順行之也　陸氏佃曰臣良君顯以良故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君陳蓋周公之子孔疏書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作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知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惟良顯哉美君之德孔疏既歸德於君又歎美君德曰於乎是君德良善顯明哉

辨正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為非而陳少南為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勲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

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　陳氏澔曰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正義鄭氏康成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記父母之過無改不以巳善駮親之過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孔疏案其惟不言在尚書說命篇言乃讙在無逸篇鄭不見古文尚書見尚書序有高宗之訓謂有此語也 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讙當為歡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通論葉氏夢得曰書言乃雍雍則和之至此言乃讙

諫則樂之至也

案弛其過為善以蓋前愆則親之過忘此易幹蠱之義不僅子為父隱也敬其美有善繼善述意不僅善則稱親也引書以證三年無改葢高宗之父小乙在商為中主其事必多可改高宗三年之内絶不言及三年外乃言改之故人樂其能改又嘉其不遽改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正義鄭氏康成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匿之也孝子無之止之時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既醉篇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餘論葉氏夢得曰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

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事親至於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　陳氏澔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

案忿作怠為是親命當從則從之而不敢怠所謂敬其美也或不可從則幾諫以望其改所謂弛其過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正義鄭氏康成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寛容貌交猶更瘉病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因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詩小雅角弓篇刺幽王不親九族之詩言此有德者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寛裕無德者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　方氏慤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　馬氏曰附而相顧者睦也秦康公送晉

文公至於渭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恵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佩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案父之黨四母之黨三皆父母之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悦故可為孝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上衣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

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與己位等　孔氏頴達曰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若尊卑懸絶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己位等但是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　方氏慤曰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陳氏澔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

黄氏乾行曰此上兩章皆承前章孝子不匱而言由

父母推之而睦於其黨又推之而敬於其執然則君子安往而不為孝哉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別也　輔氏廣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壁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辟君也忝

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頴達曰尚書太甲三篇伊尹戒太甲之辭　陳氏澔曰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案不同位謂受爵於君不敢與父同列與三賜不及車馬同義辟法也尊也或謂父亦可稱辟易所謂嚴君也此葢斷章取義耳然終不若陳氏澔以君喻父之說為確也鄭注先以書之本義言之而後並言君

父其義可知矣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方氏慤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閨門之内

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　陳氏澔曰閨門之内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云耳

總論葉氏夢得曰自君子約言至惟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竹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氏夢得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

於下矣

存疑張氏曰朝廷二字疑衍

案公事之地皆謂之朝廷如入學鄉飲鄉射皆是非衍也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事有所事也孔疏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示民有所尊事故也

孔氏穎達曰人君脩立宗廟恭敬祀

事者教民追孝於親也　方氏慤曰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追養繼孝同義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食禮之食音似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君子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易辭在既濟孔疏九五文辭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言殺牛而凶不如禴祭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孔疏此據一國風俗奢儉不得以天子諸侯俱用太牢為妨春秋傳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専為酒敎亦以覿威儀講德也　孔氏穎達曰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事非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易言奢而慢禮不如儉而恭敬實為神所福祐也詩大雅既醉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盡也言君臣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末觀十倫之義盡飽以德也　葉氏夢得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

於所安也致敬於賔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少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葢君子無意於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恩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醍音體度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

澄酒清酒也孔疏澄酒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 三酒尚質不尚味案此醴酒即禮運醴醆此醍酒即禮運粢醍此實三齊而言酒通名耳非昔酒事酒之三酒也據孔疏云三酒味厚以示民不淫故知非彼三酒也禮運有玄酒在室故云醴醆在户此云在室户之内

即室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孔疏皆儀禮特牲文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堂下言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醴齊醍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衆賓飲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

因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敎民相親睦也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在室之人以取法在堂下之人觀堂上之人以為則上下内外更相倣法也詩小雅楚茨篇言祭之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也　方氏慤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

超走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

下小歛于户内大歛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飯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偝之事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

先登是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慇勤是情理備至故云吾從周也　葉氏夢得曰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惟其進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惟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送死

尤備故從周

存異徐氏師曾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以下應各為一章葢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於周也不止謂上文弔於家一事

案喪禮孔子從殷者多矣此斷指反哭一事詳見檀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

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孔疏以承上文葬於墓故知為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孔疏文九年公羊傳文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孔疏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孔疏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是踰年稱君也弒父不子之甚

孔氏穎達曰此明

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　葉氏夢得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

子

案未葬稱子尸柩猶在也葬即稱君臣子之辭國不可一日無君也在國史則明年正月必書即位不論未葬已葬正一君之始也在嗣君則於封内三年稱子孝子之心不忍君也孔子春秋三年内弑書君正名分明君臣之義也會盟則稱子存惻隱明父子之仁也此言未沒喪不稱君似指孝子三年稱子而引奚齊卓子又似指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豈互舉見義

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弟與悌同長竹丈反饋又作餽音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逼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者也有猶專也

臣亦統於君車馬家物之重者　孔氏穎達曰此明事君父之道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

不尊令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方氏慤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

民不敢專也　葉氏夢得曰忠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為父三年君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　輔氏廣曰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者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崇或謂君子既有此君不可謀仕他國唯筮仕之日則可舉兩國之君以卜之耳豈既仕有君而可貳心

乎此與注異存之以備一說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先後並去聲菑音緇畬音余賤行之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財幣帛也利猶貪也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饋遺也不能

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内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禄不務其事　孔氏穎達曰此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禄之事先行相見之禮是先事乃後用幣帛是後禄也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利也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爭君子於人之饋已者已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

六二居中得位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禄猶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田無功得物是其凶也引之者證貪財之事 方氏慤曰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禄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與表記無辭不相接也之無辭同行情則檀弓所謂直情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

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辭必相見而後伸故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故也蓋凡納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納之故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案鄭注云或作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今以下文考之甚是蓋辭者行禮之辭如辭曰餽贐辭曰聞戒有所處則禮也若無辭而以幣帛來是貨之也弗能見不可見而以疾辭也今易作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

往此直言凶以義斷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辨正孔氏穎達曰爾雅作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云菑始殺草木新田新成柔田畬舒緩也此注誤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穡音嗇葑芳容反菲芳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不與民爭利也詩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閒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 藥朱

子曰葑菲根莖皆可食根有時而美惡故孔疏云根善無并取其根不盡利也根惡無并棄其葉不求備也詩有二義此只重不盡利

孔氏穎達曰此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之詩刺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有遺秉與寡婦捃拾以為利引証以利遺民者也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求珍羞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己也詩邶風谷風篇記者斷

章云采此葑菲之菜但采其葉無得並采其下體之根莖則是不盡取其利也　王氏安石曰於物有所遺則為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為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陳氏澔曰谷風詩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此引以為不盡利之喻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詩乃故親令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辨正孔氏穎達曰記引詩本明無盡利之事當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已可及君同至於死鄭注記時未見毛傳乃別生一義以為交友相於故云故親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

之何必告父母别並必列反取七樹反從子容反告音谷　陳氏澔曰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别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獻猶進也孔疏自進其身以求男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孔氏穎

達曰詩齊風南山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通淫之事

案今齊風作析薪如之何伐柯在豳風或引者誤

存疑鄭氏康成曰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案從直也詩東南其畝南其畝為從東其畝為橫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篇末總坊男女淫奔之事

夫婦重慎之義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取七樹反去起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賤之也士庶之妾多有不知其姓者吴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姫曰吴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既笄而字當云伯姫季姫今云孟子故知且字案且者聊苟之意姑為此字孔氏穎達曰此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妾賤不知其所生本姓但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此吴女當云夫人姫氏至自吴薨當云夫人

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不稱夫人之姓而但曰吳又沒其薨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孔疏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孔氏穎達曰此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唯祭時男女乃得交爵故

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案陽一作煬謚法好内違禮曰煬名與實爽曰繆未聞是何國君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故大饗廢此禮不使夫人得與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

交爵與祼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孔疏謂簒其君而自立也

案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但辨其同姓與否猶膚末也此直小説家不經語耳陽之與繆爲當饗時殺之與殺其君竊其夫人繆之臣民安然聽之一國之衆不敵一夫非情也如異時而殺之必先滅其國然

後君可得而殺夫人可得而取若楚成滅息以息媯歸是矣此又非饗之罪也且大饗有二焉兩君相見男女雜沓古有是禮乎無也豈謂懲陽繆哉至廟中大饗古未有同為國君而來朝助祭者設或有是必其強弱大小萬萬不敵而後屈體事之殺與竊惡乎敢萬一果殺與竊矣廟中之禮夫婦同之所以備外內之官孝子所以饗親也焉或僨車而駕車者不廢馬因陽繆而廢夫人之禮是懲噎而廢食也可乎哉

大抵春秋而後戰國及秦禮失而祭愈弛饗廢夫人由怠於祭祀致之作書者不考本末附會不經又使若出於夫子之言其勇於誣聖明矣此數者不可以不辨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于德見賢遍反辟讀避遠於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見謂睹其材藝也同志為友大

故喪病也　徐氏師曾曰以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於族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

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于族好下並去聲泆音逸遠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謂不内取於國中也内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國君而内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内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

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偝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别也案此男子謂父及兄弟兄弟之子也反謂歸寧時不夜哭嫌思人道也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魚敬反見音現

正義鄭氏康成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

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孔氏穎達曰恐事之違恐此女於昏事乖違　成氏伯璵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

案恐事之違重父母敬恭順命以示敎上與男家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同義鄭單舉戒辭孔謂恐女與昏事乖違似未盡此上六章皆記男女之坊也坊記而以男女之道終歸本造端之義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五